

完善控制论社会理论的若干要素*

形式系统（由抽象对象以及构造新的、更复杂对象的规则所组成的集合），再加上解释机制（即人的激情赋予这些形式系统中实现出来的权力结构以生命的时刻），使我们能够对控制论活动进行建模。

形式系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 精确的（规则的）形式系统，由逻辑者构造，用来作为理论上的展示和正当化依据，例如谓词逻辑。
- 近似的（世俗的）形式系统，用来构造景观，例如法律。

景观是这样一种形式系统：其中的解释被赋予商品交换的含义。意识形态则是这样一种形式系统：其中的解释被赋予政治的、宗教的或教派性的含义。

形式系统的生产并不是一种新近才出现的活动；但是，只有在控制论社会中，它才成为中心活动，并支配其他一切生产形式。

对激情力量的剥削，只有借助这种表面上纯属理论而且无害的工具，结合“物化”和“化身”两个过程，才能以工业化方式实现。

物化，是人被整合为形式系统的一部分、从而成为一个被秩序化对象的时刻。

化身，则是相反的过程：人在这一时刻使自己的激情同组成形式系统的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为该系统赋予生命。

第一个阶段属于政治警察；第二个阶段属于权力本身。

在控制论生产方式中，政治警察的作用是压缩生命体，把它转化为对象；权力的作用，则是在这种可怕压缩之后，消费激情的扩张。当无产阶级开始抵抗时，恐怖便成为制造这种物化的最终手段。这个过程既是控制论社会总体分解的征兆，也是它走向终结的标志。

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为管理这种特殊生产提供了物质支撑：它以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形式系统——自然数体系——为基础！数字化过程标志着这样一个时代：对物质现实的一切抽象（信息）都被转化为一串整数，而后可以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被整合进结构之中。

逻辑者与他们的前辈——资产阶级、贵族、奴隶主、所谓“女性吞噬者”（féminivores）——一样，不断积累维持其权力所必需的工具；而这些工具也将成为其终结的根源，因为它们最终会使这些统治者自身变得多余。历史带着一种讽刺：统治阶级满怀恐惧地发现，自己所积累的不过是走向自身终结的工具。

控制论社会的终结

当控制论社会的商品化景观形态陷入持久危机时，逻辑者阶级便试图把这个社会灾难性的分解过程合理化。它因此遭遇三个相互对立阶级的竞争：

— 从控制论社会的商品形态中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它在“正面”领域清晰可见。人们经常有意并且出于利益考虑，把它冠以“自由派”之名，从而把它同旧资产阶级混为一谈。

— 一个取代无产阶级位置的阶级，由伪革命者、宗教人士、意识形态家和政治警察组成；他们各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某种“艺术家”，却都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认出一切已知暴政的直接后裔和继承者。他们的作用，是通过有组织地生产各种形式的恐怖，延长并强化控制论式的剥削。

—无产阶级，它汇集了历史上所有穷人的形式，并因受到控制论阶级的普遍剥削而被统一起来——这就是“铁蹄”。

无产阶级起初会离开那些激情的战场，宁愿去钓鱼、去海滩，也不愿参与任何被宣称为“富有激情”的活动；这让虚无主义剥削的专家们大为震惊。而为了让无产阶级整齐有序地进入那些生产“结构”的工厂，恐怖便成为必要条件。

政治警察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方警察，另一部分是所谓“恐怖主义”的平行警察；表面上，两者彼此敌对。

具有正面性质的形式系统——例如景观——的生产开始停滞、倒退；于是，退化形式系统的生产，也就是“有组织的灾难”，便作为重新启动这种生产方式的手段登场（参见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新的恐怖主义生产，在以阶级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曾只是在危机时期零星出现；而在走向终结的控制论社会中，它越来越成为一切生产的普遍形式。

起初，作为这种残酷剥削的受害者，无产阶级会陷入震惊；但一旦它理解了这一切，它就会带着全部家当逃离虚无主义那些致命的战壕，并亲自掌握社会的组织。

H.G.H., 2004年4月